



地理

## 走进怒江

□ 桂奎

壬寅初春,有幸走进怒江。

从保山地界进隧道开始,我们一行人见识了美丽怒江的开端。隧道顶端的美丽图画,在灯光的映射下美轮美奂,让我们对出隧道后的美景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向往,10公里的隧道不显漫长。隧道出去之后,沿途江水滔滔伴随,偶有水流湍急处,江水溅起白色的浪头,抬头一眼望去大山看不到山顶,只看到满眼的苍绿偶尔夹带着一丛丛红色的、白色的花。

第一站是福贡县城,到达已是傍晚时分,华灯初上,给我的感觉就是狭窄,毕竟城市是依山而建。要到江的另一边都要经过江面上的桥,以前用铁索铺设的桥也保留着,倒也不阻挡人们的来来往往,后来建成了新的公路桥。晚餐是傈僳族的特色菜,当地人推荐一定要吃漆油鸡、手抓饭。饥肠辘辘等待之后的晚餐果然味美,我们真正领略到了傈僳族的美食。晚餐后去踩了一趟铁索桥过江,沿江步行了五公里左右,初春时分的傍晚,二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非常适体。我们一边散步聊天,一边看着倒映在江水中的城市霓虹灯光,一路听着江水声,整个江景与城市的结合变得梦幻与朴朔迷离,甚至夜间安然入睡后,仿佛梦见唐古拉山的积雪在阳光照耀下慢慢融化之后不断汇集成河,到怒江大峡谷后形成了一条江流淌着。就这样,耳畔枕着奔腾不息的江水声音,睡得竟然格外香甜。

第二天早上到了福贡县匹河乡,这是全国唯一的怒族乡。据当地人介绍,全乡村寨分布在碧罗雪山、高黎贡山海拔1500米至2000米的陡坡地带,总人口一万多,怒族人口就占了八千多。公路蜿蜒而上,汽车格外辛苦,从山脚到半山腰,三十多分钟才到了乡所辖的老姆登村。蜿蜒的公路,犹如一条条腰带包裹住大山,在翠绿的林间时隐时现。碧罗雪山的积雪,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当地村民介绍,站在碧罗雪山看高黎贡山,站在高黎贡山看碧罗雪山,两山隔江而望,遥相呼应。没有通公路之前,基本上是不从这山到那山,也不可能从那山到得了这山,祖祖辈辈就生活在一座山上、一条江边、一个村里。这里主要居住着怒族、傈僳族、白族、纳西族等族人民,村与村语言不相通,族与族语言不相通,陡坡、大山、峡谷、湍急的江水……这都是怒江与世隔绝的障碍!我顿时想起了沿途看见的标语“感恩共产党”,这是当地世代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对党说出的心里话。从大山走进城市,从原始走进现代,从古代走进文明,也仅仅是从山上走到山下而已,却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条条隧道、一道道公路、一幢幢新居、一根根电杆、一座座通信塔。

进了怒江,必须去一趟高黎贡山、风雪丫口。高黎贡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被称为上帝的桥梁。北高南低的高黎贡山绵延600多公里,与云岭和怒山一起构成的横断山系像上帝架设的一座桥梁,将青藏高原和中南半岛连接在一起。山顶终年白雪似冬,山脚却温暖如春,一座山的气候呈阶梯式,由热到寒。这是诸多世界物种的生命乐土:常见的植物这里有,没见过的珍稀植物这里也有;常见的野生动物这里有,不常见的稀罕野生动物这里也有。高黎贡山物种组成的复杂化与特有化是世界之最,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之高,亲临之人最有感触,称之为世界遗产当之无愧。不断地向山的顶端行进,白雪由远至近,终至眼前与脚下,才发觉山下穿的薄薄的外衣不御寒,刺骨的寒风显示这里就是寒冷的冬天。虽然季节是春天,山顶的植物却没有绿色,只有一片低寒压迫下的苍黄。风速达到20多米每秒,让人站立不稳。放眼望去,一条山沟、一条山脊向着远方延伸,据说山那端就是缅甸。

青山巍峨耸立,雨雾缥缈壮丽,回头极目望向奔腾不息的怒江,在大山吹来的呼呼寒风里,耳畔仿佛响起了悠远的古老民族的音乐吟唱。一个个背着背篓、手拿镰刀的少数民族先民,从古老的原始森林一步步走出来,走向现代。

书话

看文明的巨轮扬帆出海  
——读张笑宇《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

□ 周洋

《商贸与文明:现代世界的诞生》是“85后”青年学者张笑宇所著“文明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该系列的第一部《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以技术驱动为视角,从历史长河中筛选出14个关键时刻,洞察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命运走向。该书出版后,即摘得2021年亚洲图书奖之大众图书奖,并以高票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让张笑宇这位新生代学者在读书界大放光彩。

在张笑宇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认知来建构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再经由这套想象与他者和世界相连接。通常情况下,为了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大家把意见分歧深藏心底,直到某一天出现了“超级事实”,所有人都被强拉到一个巨大的、紧迫的、咄咄逼人的现实面前,大家才如梦方醒,不得不抓紧修正自己的认知,以便适应新的变化。

一次旅行中的对话,给了张笑宇关键性的启发。2018年9月,他与新婚妻子在法国科尔马度蜜月,发现这座只有7万人口的小城里保留着许多六七百年历史的老房子,而科尔马所在的阿尔萨斯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法德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些房子为何能在战火侵扰之下安然无恙?他向房东老太太请教,得到的答



案竟是:无论法德哪一边的军队过来,富有的科尔马人会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躲过战争的劫难。

就是这句“花钱买平安”,让作者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彻悟,他由此建构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治理模型。一种是把平民当“兵源”的暴力秩序,战争思维是其基本逻辑,平民的生命被统治者视作战争时期的动员资源,而“零增长社会”正是其运行的产物。另一种是把平民当作“税源”的商贸秩序,人可以在商贸活动中创造财富,国家的使命是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使财富得以传承,由此造就“正增长社

会”,人类开始迈入现代化门槛。

《商贸与文明》延续了张笑宇在《技术与文明》中的写作风格。他旁征博引,纵横开阖,古今中外的例证信手拈来,那些玄奥的哲学概念、繁复的历史隐情,都被他逐个拆解成容易理解和接受的通俗话语,放置在一个个有趣的故事中间。因此,这部500页的大书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值得一提的是,正文部分每个章节的末尾,都有一段总结回顾的文字,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提炼出若干条结论,帮助读者一边阅读一边巩固积淀思考的成果,这个结论式的条目随着论述的展开,不断增加新的内容,最终定格为17条充满智慧的要点,整本书读下来,会让人有一种收获满满的充实感。

在书的末章《产业革命之后》,作者探讨了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开始代替商贸秩序,成为人类文明巨轮最强大的驱动力之后,产业活动就成为正增长秩序的主要动力源。与此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提出了新的问题:如何应对产业革命造成的大规模不平等,以及自动化技术带来的正增长动力萎缩?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张笑宇计划在下一部书《产业与文明》(文明三部曲第三部)中给出自己的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

掌故

## 杯酒释兵权的真相

□ 王吴军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夺取了后周(当时后周的皇帝和太后是孤儿寡母)的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赵匡胤就是北宋的第一个皇帝,也就是宋太祖。本来,赵匡胤是后周的大臣,他这样做是以下犯上,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为此,赵匡胤编造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替自己遮掩。于是,历史上就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杯酒释兵权”流行最广的版本是这样说的:赵匡胤在汴梁做了皇帝后,他格外担心自己的部下也模仿他的做法夺取北宋的天下。因此,为了加强自己对北宋军队的控制,赵匡胤决定借请石守信等有功的将领喝酒吃肉的机会,解除他们的兵权。那是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京城皇宫里一片热闹的景象。赵匡胤设宴,请跟随自己打天下而且出力最大的几个哥们饮酒,酒喝到兴致正浓的时候,赵匡胤忽然叹息:“如果不是你们这几个哥们帮我的大忙,我不会坐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我虽然做了皇帝,其实还不如当一个地方官快乐,因此,我整天晚上睡不好觉。”石守信等人听了赵匡胤的话,急忙跪倒磕头说:“现在老天爷让你做皇帝,我们哥几个绝不敢有二心,大哥你怎么说这样的话?”赵匡胤说:“人都想过最好的生活,一旦有机会让你们哥几个做皇帝,你们能够做到不动心吗?”石守信等人急忙

辩解说:“我们哥几个绝不敢有非分之想。”赵匡胤说:“人生非常短暂,你们不如多积累一些财产留给子孙,我们哥几个之间也不会再有什么猜疑,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石守信忙说:“大哥既然这样说是为我们几个好,我们没有意见,就这么办吧。”第二天,石守信等人都谎称自己病了,请赵匡胤解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就从他们手里收回了兵权,给了他们一大笔安家费。这件事流传了下来,成了所谓的“杯酒释兵权”。

对于“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北宋的丁谓在《丁晋公谈录》中说,赵匡胤曾与宰相赵普谈论过。赵普对赵匡胤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要防备他们。赵匡胤认为石守信和王审琦是自己多年的哥们,绝不会反对自己。赵普说,这两个人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如果他们的部下叛乱,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赵匡胤就解除了两人的兵权。北宋王曾的《王文正公集》中则说,宰相赵普多次劝赵匡胤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赵匡胤不得已,才请石守信等人喝酒,说几个人是铁哥们,想让他们找个地方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对此事记载说,宴会叙旧后的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心领神会地交出了兵权。仔细看看上面的三种记载,就会发现,《丁晋公谈录》只讲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却没有设宴请客的情节。《王文正公集》记载的解除兵权的人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设宴

的情节,这就是后世的“杯酒释兵权”版本的来源。《涑水纪闻》则说赵匡胤和石守信、王审琦等喝酒叙旧的情节。这三种记载都说此事与赵普有关,说法却矛盾百出,难以将其认定为史实。

要说起来,“杯酒释兵权”应该是北宋初期的一件大事,然而,在北宋的官修史书《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却没有半个字的记载,这是难以说得过去的。古代的每个朝代都有专门的官员在皇帝身边完整地记录着皇帝的生活,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事情却痕迹皆无。元朝的《宋史·太祖记》中对此事也没有丝毫的记录。南宋时期,李焘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期的一件大事,史书中没有记载此事,他觉得很遗憾,因此,他就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依据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并参考《丁晋公谈录》和《王文正公集》,追录了这件事。“杯酒释兵权”的流行版本说此事发生在建隆二年(961年)七月初,但是,《宋史》中记载说,建隆二年六月初二,赵匡胤的老妈杜太后病逝,当时规定,六月初二到七月初这一段时间是国丧期间,全国不准饮酒作乐。倡导孝道的赵匡胤不可能违反规定而在此期间和几个哥们喝酒的。而且,“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中说赵普担任宰相时发生了这件事,可是,赵普在建隆二年还只是赵匡胤的一名侍从之臣,而不是宰相。赵普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年)。所以,“杯酒释兵权”这件史实应该是另有真相的。